

□ 乡土杂谈

谁识粮囤

● 王畔政

麦收时节，联合收割机在麦田里唱着欢乐的歌，不几天工夫，小麦颗粒归仓。仓就是粮仓，山东半岛昌潍平原一带叫粮囤。

农耕时代的粮囤是农家的重要财产。通常，粮囤在院子东面的正房窗户的南面，影壁墙的北面。圆形的粮囤是由泥土、麦糠、秫秸的混合物构建的。底座由一块较大的石块担当，主体结构用麦糠和泥拖掣，穹顶使用秫秸木棍支撑，外面用麦秸草培，一个直径大约两米，高大约三米的圆柱形的粮囤建成。粮囤腰线的上面有个长宽大约半米的窗口，那就是粮囤的门户，可以容纳一个大人进出。粮囤的建设，综合考虑了不过潮，不消耗子等多种因素，集中体现了农民储存粮食的智慧。

粮囤里盛装着乡民的日子和希望。早先粮食产量低，但是，勤劳的乡亲还是千方百计丰富自己的粮囤，玉米，大豆，高粱，地瓜干等五谷杂粮或多或少的贮存在粮囤。只是非常缺少小麦，白面自然很少吃到。但不管怎样，只要囤里有粮食，日子就过得踏实。

早先在乡下，青年的婚事一直成为父母的愁，而粮囤，则是解愁的灵丹妙药。邻家大叔年轻的时

候，身强力壮，相貌堂堂，经亲戚介绍，与十几里开外村庄的一个姑娘约定相亲。相亲之前，他们精心将屋里屋外拾掇了一番，验亲的来了一大堆，寒暄过后，闲聊东西南北。男方倾其所有，茶水伺候，面食招待，看上去验亲队伍有所欢喜，青年男女你情我愿，心有所属。不料，关键时刻女子的嫂子提出了一个令大叔一家人几乎崩溃的问题，看看粮囤。无奈，大叔的母亲颤抖着双手打开粮囤，里面的粮食仅仅覆底！一桩婚姻随之告吹。缺粮的粮囤毁了一桩婚姻，大叔一家人锥心痛疼。来年一家人勤于劳作，可天旱少雨，庄稼照样歉收，粮囤仍然不够丰裕。可是媳妇不能不说。经多方撮合，终有一姑娘同意相亲。有了上次的教训，被逼无奈的母亲绞尽脑汁想了个绝招，把粮囤底部用柴草垫起来。果然，当打开粮囤看罢，女方一家甚感满意。

父亲肩负着供应粮囤贮藏粮食的重大责任。大集体时，粮食进仓集中在秋季，除了夏季的小麦，秋季收获瓜干、玉米、高粱、谷子、大豆等五谷杂粮。集体的粮食，先交足国家的公粮，余下的再按照家庭工分的多少以及人口的多少进行分配。那时的小麦稀罕，玉米、谷

子等也不宽裕，只有瓜干成了粮囤的主粮。父亲是家庭的顶梁柱，将集体分配的口粮担回家，母亲则根据品种的不同，分门别类地存放在粮囤。通常，丰收年份粮食大约充实了三分之二的粮囤，父亲望着充裕的粮囤，蹲在院子里的石板上燃起一袋自种的土烟，袅袅升腾的烟雾里映照出坚毅、满足的脸膛，粮囤里有了粮食，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方得心安。

母亲是粮囤的守望者。粮囤里盛着一家人的春夏秋冬，而母亲则掌管着春秋大权。母亲保管粮囤的钥匙，掌控着粮食的支配权。母亲会根据粮食品种的多寡，操持一家人的生活。每次开囤取粮，都极像是完成一个重大的仪式。她拿着簸箕，走向粮囤，从衣襟里取出钥匙，打开囤锁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取出粮食——更多的是取出瓜干，上碾推、上磨磨，制成吃食，支撑着一家人的日子。遇上重大节日，母亲会取出珍贵的小麦或者玉米，磨面，和面，包一顿水饺或者擀一锅面条。水饺汤和面条汤咸中含香，也是极为奢侈的汤汁，我们总舍不得倒掉。饭毕，我将目光移向粮囤，想，何时粮囤里有吃不完的白面大米？而母亲，掌管粮囤，与其

说是一种权力，倒不如说是一种责任。母亲谨慎地使用着手中的权力，忙时吃干，闲时吃稀，轻活重活时吃啥，节日吃啥，粗细搭配计划周到、分配合理，不可提前预支上好的食物，以免寅吃卯粮。缺粮断顿。有道是“大早三年饿不死厨子”，这对于母亲可不是通用的公式。每做一顿好吃的饭食，母亲总是最后一个端起饭碗，仿佛端着沉甸甸的粮囤，每一口饭食，在母亲眼里，都是一次粮囤的奉献和恩赐。

其实，二月二，打粮囤，那才是母亲真正的节日仪式。二月二，是龙抬头的日子，男人们为了图个吉利彩头，常在这天去剃头，以便昂起自己的“龙头”过日子。女人们则早早起来炒料豆。料豆以大豆为原料，炒熟加糖，一咬咯嘣脆。这是二月二的美食。孩子们常在布兜里放上一把料豆，在同伴面前掏出几颗咯嘣咯嘣地嚼的脆响。剃龙头，炒料豆，在母亲看来，这些都是二月二的佐料。真正的重头戏是自己主导的打粮囤。天刚蒙蒙亮，母亲就起身下炕，从大锅底掏出新鲜的草木灰，用簸箕盛着，表情庄重严肃地端到院子里，轻且富有节奏地撒在天井的正中央，不一会儿，一个图形清晰极富美感的粮囤

绘成。以同样的方式，母亲在大门外绘就了另一个粮囤。同时在绘成的图形里放些五谷杂粮。这便是二月二母亲的杰作。多年以后，我才明白，二月二，打粮囤，表达了农人朴素的愿望，希望来年五谷丰登，年景富足。民间俗语，二月二，龙抬头，大仓满，小仓流，好年景，春开头。我仿佛看到，粮食沿着粮囤仓门口向外流淌。

上千年以来，祖祖辈辈都是在粮囤满仓的盼望中走过来的。今日，在农村，即使多数农家没有了完全意义上的粮囤，贴春联的时候，也总是少不了一幅五谷丰登或者大有年、粮满仓之类的春联。如今的粮囤早已装不下乡民的辛勤，家家户户的粮食多得只有卖掉或者储存在粮站里（其实这才是农家另一种方式存粮的粮囤）。

无粮囤却仓廩实，或许是时代发展进步的必然现象。原来固有形式的粮囤的消失，恰恰说明了农业产业化发展程度之高，这是祖先们想都不敢想的啊！

一首《插秧秧》的诗极好：“农夫抛洒辛劳汗，青青嫩秧插田间。待到稻花飘香时，粮囤满仓笑开颜。”可以不识粮囤，唯愿粮食满仓。

廿九年前的一则旧札

● 矫发

大约1989年暑假，我在山东高密仁和一中任教，想写一本辅导读物《名人名字的故事》，冒昧给时任《雨花》主编叶至诚先生写了一封“有关叶圣陶先生”的求教信。不久就收到了先生严谨而又谦逊的复函。

教法先生：
先父名绍钧字圣陶。特此奉告。

即请
教安！

叶至诚
9月6日

因去北京出差，迟复为歉。

我如获至宝。据此，写了一篇

《叶老为何号圣陶》的小文，发表在1989年10月2日甘肃《少年文史报》（中学版）上。全文如下：

叶圣陶（1894—1988）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、文学家、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。他一生著述甚丰，论文、小说、散文、新诗、童话，无所不有，且自成风格，有口皆碑。

如果有人提及初中语文中的童话《古代英雄的石像》、说明文《苏州园林》等文章，并问及作者，学生会喊：“叶圣陶”。先生的名字广为人知，但起名的故事，就鲜为人晓了。

叶圣陶，原名绍钧，字秉臣。这本是章伯寅先生取的。辛亥革命后，

叶去学校找从日本留学回来的章老师说：“清廷已经覆灭了，皇帝也被打倒了，我不能再当‘臣’了，请先生给取个立志爱国的字吧！”章伯寅先生听了他的话，很受感动。思索片刻，对叶说：“你名绍钧，古人有诗‘圣人陶钧万物’，意思是说：有贤德的圣人可以陶冶感动世界上一切事物。既然你下决心不再作‘臣’，那就取‘圣陶’为号吧！”从此，中国现代文学史、教育史、革命史上就有了一个光辉的名字——叶圣陶。

借此文，纪念叶圣陶先生逝世卅周年！纪念叶至诚先生逝世廿六周年！

做人要厚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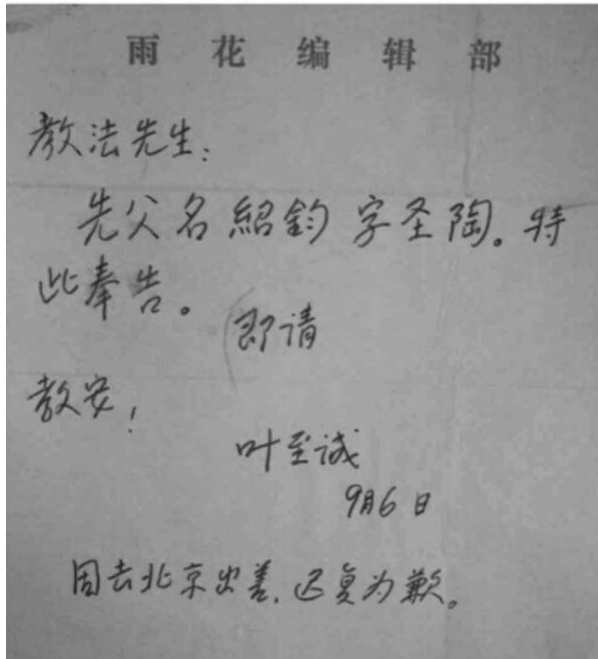
● 苗文金

不得跳井上吊，一死百了……

正当家境窘迫，走投无路时，村中有个叫井义的，夜深人静时，扛着一大布袋玉米，提着半袋谷子，拎着两只老母鸡，来到我家。井义人高马大，留着大光头，说话瓮声瓮气。他不请自到，又带来这么多东西，倒把我父母亲吓了一跳。他直截了当地说：“海爷（父亲的小名），前天从家门经过，看到海奶骨瘦如柴，孩子面黄肌瘦，俺专门来送点吃的。”父母亲盯着小山似的粮食和扑腾的老母鸡，泪水夺眶而出。他们怎能不感动，那可是救命的粮，为一家八口铺了条活生生的道路。父亲对我说，若不是靠那两只老母鸡下蛋，现在我与

二姐早已不在人世。

井义与我家非亲非故，平时很少来往，为何平白无故送来一堆粮食？纳闷的父亲曲里拐弯打听才知道，早年井义的老伴坐月子受了寒，落下腰酸背疼的病根。担任生产队长的父亲无意中瞅着她，爬在湿地里拔草，于心不忍，便临时换她去浇玉米。她只需坐在沟哇尽头，水溢满沟，亮开嗓子喊一声即可。虽然工分不高，但毕竟为家添了口粮。扶弱济贫，一向是父亲做人的原则，井义也大可不必记于心。可井义不这么认为，他对父亲说，一个人不能昧良心，当初人家想着你，现在对方有了难处，装作视而不见，那跟圈内骡子有啥区别？



井义送来的不仅仅是救命粮，还有一颗厚道的心。正是父亲的惴隐之心，赢得井义的敬重之心。

乡间家训家风

邮箱: ifixzg2017@163.com

征稿

作方法在那人多嘴杂、众口难调的特殊环境中，让父亲能始终保持着一股浩然正气。

那年二叔突然咽不下馒头，喝不下水，人称患了食道病。在那个年景得了食道病等于判了死刑。父亲明知徒劳无功，仍四处辗转求医。那时田地已下放，父亲无暇顾及庄稼。我和双胞胎的二姐刚出生，嗷嗷待哺，苦命的母亲因无粮可吃恨

